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心理小组  
下

毕淑敏◎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文艺出版社

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

# 心理小组

下

毕淑敏◎著

北京  
燕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心理小组 ( 全2册) / 毕淑敏著. —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2

(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/ 简以宁主编. 玄圃积玉·浮世医心系列)

ISBN 978-7-5511-0621-4

I. 心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6005号

丛 书 名: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

书 名: **心理小组** (上下)

著 者: 毕淑敏

---

策 划: 张采鑫 简以宁

责任编辑: 于怀新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统 筹: 张悦薇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 李小忙 彭 娟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24/28/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湖南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字 数: 329千字

印 张: 17.75

版 次: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0621-4

定 价: 59.80元(全两册)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# 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抖动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35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做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二十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16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2001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几点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我的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# 目录



- 向北再向西 / 001
- 婚礼，还是军礼 / 036
- 谁设下的陷阱 / 054
- 爱也需要证明 / 062
- 从黑夜到黎明 / 091
- 想象死亡 / 106
- 子非鱼 / 131
- 泪洒春草 / 153

记忆之门 / 171
爱情如雪花 / 186
裸体秀 / 199
水晶厅的表决 / 225
花纹下面是金属 / 245
死亡盛典 / 251
附录 / 270
编辑说明 / 274



## 向北再向西

活动地点是岳校长所在的学校安排的。靠近黑板的半截教室腾空了，摆了一圈椅子。

一向退居人后的安疆先开了口：“对不起大家，我心里实在憋得慌，就抢这个先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老人不安地看着大家，好像在乞求原谅。

程远青说：“安疆，你不是抢先，是带了一个好头。你看，大家都特别注意地在听你讲呢！”

安疆充满感激地看着大家，说：“扫大家的兴了，上个星期，我觉着憋闷，就到医院里复查，结果有多处骨转移，还有胸水……已经到了晚期。医生让我住院，我没住，只把胸水抽了抽，喘气好点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和癌症做着斗争，这不单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更是政委的想法……”

会场冷寂。大家对安疆报以深深的同情，同时兔死狐悲。莫测病魔，潜伏在幽暗的角落，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猛扑上来，咬得你鲜血淋漓。简单的问候和宽慰，都无济于事。重病人经过那种潦草的关切之后，更让人孤独。

安疆平素低调，但死亡的威胁可以大幅度地改变一个人。安疆说：“我快死了，很想能在死之前，把心里话找个人说说。这些年，最主要的事就是治病。这不是我要治病，是政委要我治病。政委走了以后，我很想跟他一道走。后来，政委给大夫托梦，说他要我治病，我这才去做手术。我等着，结果等到了所长的老婆，说政委又给她托梦了，要我到这个小组来。这是政委的决定，政委的决定总是有理的……”

鹿路说：“安疆，你张口闭口政委，政委到底是谁啊？”

老人说：“政委就是政委啊！”

大家就面面相觑。程远青出马道：“安疆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好多话要说，你和政委的故事，能讲得详细些吗？”

程远青的话像一针镇定剂，让安疆的情绪稳定下来，她又恢复了平时安静温顺的样子，说：“讲讲我和政委吧。”

安疆原来不叫安疆，政委帮安疆改掉了以前的名字。安疆父亲做过旧时代的官吏，安疆出生之后，父亲再也不回家，在

外娶了一个又一个小老婆，不给她们一分钱。母亲为了安疆能有一个官宦人家小姐的名分，一直要装得好像父亲无处不在。抗战胜利之后，父亲是伪官吏在外地被镇压，姨太太作鸟兽散，母亲成了货真价实的反动遗属。奇怪的是，母亲对命运并无怨言，当她背上插着“×××的妖婆”被游街示众的时候，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宽慰。别人都不懂母亲的心，但小小的安疆懂。母亲终于名正言顺地和父亲的名字站在了一起。母亲感谢抗战胜利。即使她最后贫困交加而死，也不怨恨父亲。安疆流浪到省城，找到一位远房表姐。表姐把安疆当成使唤丫头，安疆也秉承了母亲的无怨无悔。表姐家有满满几大橱柜书籍，表姐让安疆干很多活儿，但表姐不干涉安疆晚上读书。安疆原本只读了小学，书充填了她的头脑。后来省城解放了，安疆在早市买菜的时候，听说边疆部队到江南招女兵，要求有初中文化的未婚女子，出身不限。安疆掐着一捆油菜对表姐说，我要当兵。表姐不希望免费保姆远走高飞，表姐说，以你这样的出身，还想当兵啊？安疆说，人家说了，出身不限。表姐说，还有这事？做梦吧。表姐嘴上这样说着，心里还是嘀咕，找到了招兵的单位，问了个清楚。表姐世故，听了官方的介绍之外，又到市井中做了调查，在此基础上，又充分地发挥了想象。这一切完成之后，表姐对刚刚解下围裙的安疆说，安疆（那个时候她还不叫安疆，但安疆不肯讲她当年的名字，只能这样称呼了），你知道那些人把女兵招去干什么？

安疆说，我打听了，说是当文化教员或是接线员，如果看你有前途，也许就让你当医生。表姐说，想得美！我打探清楚了，招女学生去，是为了给红军当老婆！

那时候，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不叫红军了，可是表姐坚持叫红军。安疆大惊，她不想给什么人当老婆。如果不当兵，情愿一辈子在表姐家当保姆，守着书橱过一生。为了避免母亲的命运，她决意不嫁人。安疆连连摇头说，不会的！

表姐冷笑道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红军骑马挎枪打天下，现在还打着光棍，得给红军找个家乡的小媳妇。你就谢谢表姐吧，要不是我，谁能把这其中蹊跷闹明白！

表姐以为安疆的当兵热情灰飞烟灭，其实安疆是表面安静骨子里非常执著的人。安疆第二天找到了招兵小组，安疆问，我想当兵，你们要不要？招兵人说，我们不要。安疆说，为什么？我是女学生。我会写字，不信，我写给你们看。我还会加<sub>一</sub>减<sub>一</sub>乘<sub>一</sub>除<sub>一</sub>，不信，我算给你们看。招兵小组很和气地说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你太小了。安疆一下子就想到了表姐的话，安疆脱口而出说，人家说你们来招人是为了给红军当老婆。招兵的人紧张起来，说，这是谁说的？安疆说，满街筒子的人都在说。招兵人说，这是破坏革命的行为。

那时候，革命至高无上，破坏革命，这还了得！安疆吓得嘴巴如同抹了胶，再也不敢说什么，倒是征兵人看着于心不忍，说，

小同志，你不要轻信谣言，我们是革命的部队，不是军阀的部队，怎么会有那样的做法？安疆说，我相信你们，我愿意跟你们走。我要当兵。招兵人和颜悦色地说，小妹妹，你的个子太矮了，年龄也太小了，等你长几年，再到革命部队锻炼吧。革命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。说完，招兵人就转身同牛高马大的妹子们谈招兵的事了。

安疆知道了革命部队不是来招老婆的，这很合她的心意。她太矮了，年纪太小了，想不出办法让自己在几天内长高和变大，安疆不知所措。表姐是一只蛰伏的蜘蛛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引她爬出来查看猎物，她看出安疆神色有异，追问不止。安疆就把一切同表姐讲了。

表姐知道安疆去意已定。表姐原来想的是如何留住安疆，一旦发现留不住了，就想着如何让安疆走好。安疆走到哪里对自家更有好处呢？如果安疆真的成了革命军人，如果真的嫁了革命老干部，安疆就是一把红伞，能罩住自己全家。如果把安疆强留在自家，短时间内留得住，长了也留不住。一筐水果，当然要在价钱最高的时候抛出，过了时辰，就成了甩货。

表姐对安疆说，你愿意当兵吗？安疆说，我想当护士。安疆不好意思说自己的理想是当个大夫，怕表姐笑话。安疆以为护士是大夫的小苗。

表姐没工夫细细体察安疆的心事，表姐说，就是给人当老

婆也乐意吗？表姐要砸牢靠，要是安疆不乐意，以后就是当了官太太，也不会照料自家。安疆反驳说，人家不是招老婆的。你这样说，就是破坏革命。

表姐吓了一跳，心想这还没当上官太太呢，怎么就这么护着军队呢？表姐说，好了，好了，表姐觉悟低，以后还要靠你多帮助。

安疆对表姐的态度变化有些吃惊。表姐对她一向颐指气使，今天怎么这样客气了？安疆立刻想到和招兵有关。原来当兵有这么大的魔力，安疆就更坚定了当兵的决心。

表姐叹了一口气说，安疆，我不拦你了。你在这世界上的亲人，表姐我要算唯一的。有几句话，不得不说。这第一件，你万不可说出真成分。

安疆不解道，招兵的说了，出身不限。

表姐说，是，他们说了出身不限。可这共产党是穷人的党，红军是穷人的军队，他们总会向着原来那一拨人。听我一句话，说你是我的亲妹妹，咱家是小职员。

安疆觉得多此一举，但她不愿忤逆了表姐。表姐看安疆点了头，接着说，出身改过来了，还有你的文化。人家点了名说要女学生，你行吗？安疆扭扭捏捏地说，表姐，我看了好多的书，我想语文是行的，算术不行。

表姐说，中学，算术就叫代数了。你不行，我也没办法，算

术不是一天两天能补的，只有凭运气了。安疆说，我有什么运气呢？表姐说，你爹你妈都撒手不管你的事了，你还有什么运气呢？碰到我，就是你的运气，你吃在我这儿，穿在我这儿，还在我这儿上了不花钱的学。有一天时来运转，可不要忘了表姐！

安疆虽说不喜欢表姐为人，听她这样一说，想到身世飘零，世界之大，只有表姐家的房檐为自己遮风挡雨，说，表姐，一辈子我都忘不了你！

表姐得了明确的承诺，开始认真为安疆谋划。招兵期限是一个月，如今过了多半，依安疆心愿，恨不能马上到招兵处应募。表姐说，急什么？你在家老老实实地做饭洗衣，这件事有我呢。你万不可自己去。

安疆不得不承认，已经闯过招兵处了。表姐把两道蛾眉拧成了毛毛虫，说，你见的那个征兵人，什么模样？安疆说，头顶有点儿秃，胡子有点儿大。表姐说，好吧。这次，我让你去你才能去。

表姐麻将也不打了，早出晚归，谁也不知道她干什么。几天之后，她说，你把这些题背下来。安疆一看，都是些革命的术语。表姐说，这就是他们的考题。你要是答不出，别说当兵了，就是给革命扫地革命都不要你。

表姐又拿出数学题，说是会让你当场演算。

题目都是表姐尾随着那些考过打道回府的学生们讨来的。

花了我不少钱呢！表姐说。表姐说的不是实话，她只花了很

少的钱，大多数人都是无偿地告知表姐的。

安疆开始了疯狂的背诵。征兵只剩最后两天了。表姐对安疆说，下午送你去当红军。安疆惊讶了，为什么是下午？上午不更好？表姐说，下午好。下午头顶秃了一半的人不在。表姐说完，拿出一套姜黄色丝绸旗袍，对安疆说，穿上。旗袍抖擻着光芒，让安疆觉得是一条有鳞的金鱼。表姐拉过安疆的手说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这是我从旧衣店特地为你买的！安疆穿上旗袍，被表姐拉到镜子前，年久的镜子脱了水银，安疆看到自己影影绰绰好像年画上的女人。表姐说，嘿！人要衣装马要鞍，现在谁还敢说你小呢！安疆从惊讶中醒过神来，这才发现旗袍的神奇之处——腰卡得极细，犹如一只螳螂，但是在旗袍的胸部装了特殊的衬垫，在安疆平坦的胸壁造出了两座山峰。安疆几乎不敢正视镜中的这个女人，那不是她，是一个妖精。怎么样怎么样……表姐不住地重复着这句话，欣赏山河再造的本领。安疆规规矩矩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如果她贸然行走，会摔一个大马趴，把旗袍从开衩撕到胳肢窝。

表姐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拿出一双高底木屐。安疆颤巍巍踩上去后，如同站在两只小板凳上。一个钟头内，你想当红军，就穿着它们好好走。不想当红军了，就到厨房摘菜去。表姐说完就去算她的麻将账。

安疆像踩高跷一样地走着。每当走到镜子旁边的时候，她



就不由自主地侧过身去，看镜子里那个成熟的女人。她不认识她，可她热爱她，指望她。镜里女人长身玉立胸脯高挺，弱不禁风又气焰嚣张。

一个钟头后，安疆走得很熟练了。表姐回来说，看不出，你还真是个小小姐命。走吧，也许能当太太。

安疆不喜表姐的胡说八道，但不敢得罪表姐。表姐拿出自己的脂粉，为安疆做了一番拾掇。当表姐牵着安疆走出巷子，幸好没有遇到人。要是有人看到了，会吓得不轻。

招兵的地方，是一所旧式庭院，安疆一扭一拐走到那里，脚脖子都拧酸了。半路上，表姐看她走得辛苦，想要一辆黄包车。表姐不想让她侍弄的庄稼还没挥镰，就被风雨毁得惨不忍睹。但一向温顺的安疆反驳道，要是红军看到我是坐黄包车来的，还会要我吗？表姐就和安疆一道走。安疆说，我一个人进去吗？表姐说，我又不当红军。安疆说，我有点儿怕。表姐说，你又不是没有进去过。上次不怕，这次熟门熟路的你反倒怕？安疆说，上次随便来看看的。这一次，打定了主意要当红军，怕他们不要。

西下的阳光如舞台上的追光，射到招兵人的房间里，地面像铺了金砖。身穿姜黄色旗袍的安疆袅袅婷婷地扭进来。单薄，但有一种野菊花般的灿烂。招兵人眼前一亮。来应征的姑娘，以为人民军队崇尚朴素，往素淡打扮，全不知表姐给安疆选定的